

十三經注疏

二十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兩通反樸音卜沈又符卜反

芄芄棫樸薪

之槩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桮也樸抱木也槩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箋云白桮相樸屬而生者技條芄芄然豫所以為薪至祭皇

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芄溥紅反桐音酉字亦作

然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抱音茅反番音濟濟辟王左右

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忍反

趣之

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

下同趣七喻反

疏芄芄至趣之○毛以為芄芄然枝葉茂

盛者是彼棫木之樸獨而叢生也我農

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

俊秀者乃沙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

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齊濟

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

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為芄芄然枝

葉茂盛之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又祭皇

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

主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

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芄芄至番也○正義曰芄芄

是棫樸之狀故為盛貌釋木云樸抱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



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祝司中司命風師兩師彼禋燎之又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實柴禋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禘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王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禋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大上帝周禮以為一月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相二年左傳皆有三星之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星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地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

府舒校 寺充十六之三

林直校

二

未盤

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舉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帝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禋文可蓋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新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箋義為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趨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為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濟濟辟王左文王也文承上禋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右奉璋

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禘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

作贊裸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

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也。○**疏** 濟濟至收宜。○王能任賢為官功之行禮

峨本又作峨五歌反髦音毛。○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

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是俊士所

宜為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時親執主贊

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主贊

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贊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容儀

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

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

贊則不以此為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執璋也。○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

酢肅以二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箋璋璋至璋

璋。○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

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

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瑱也以璋言之

故知璋是璋瑱王肅云。○本有圭瑱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瑱

木有名璋瑱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

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瑱矣。○祭之用瑱唯裸為然

故云君執圭瑱裸尸。○大宗伯執璋瑱亞裸是也。天官內宰職云

府舒拔。○八寸充十六之三。林童校。三。余高刊。

大祭祀后裸蔽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

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

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

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

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

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

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

之祭云孝子慈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

涇彼涇舟烝徒楫之

宗伯之卿故。○涇舟行貌。楫，棹也。涇，涇水也。

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也。○人楫，棹之故也。興

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楫。郭注云：楫

之水曰擢又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

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

者殷末之制未行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 界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界

而行者乃由衆徒起人以揖擢之故也以與隨民而化者是

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

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

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界舟行貌揖擢○正

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

方言揖謂之擢則毛以時事名之箋云承衆至政令○正

義曰承衆釋詁文淵淵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

說賢臣之事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

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

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

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

軍而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

云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

府舒衣 詩疏十六之三 林重衣 四 余鼎

為梁深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

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

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

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

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

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

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

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

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

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

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

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

云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

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

當是所注者廣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倬大也雲漢

未及改之耳○ 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子為法變于天下○倬陟角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

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

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之？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

言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比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

變化紂之惡俗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近如新作人也。師掌追衡，辨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

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辨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

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冰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

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勉，勉我王網紀四方。箋云：我

好呼報，二樂音洛，下同。勉，勉我王網紀四方。王謂文王也。以問，畧喻為政張之。

為網理之為紀。畧音古。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

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

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網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為申上政教可

府舒校。詩疏十六之三。林重校。五。司馬通刊。

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

玉之美，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追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追

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言金曰彫

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亦尚稱彫明金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

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箋：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弁天弁

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弁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剝之兩傍，當耳是衡，弁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戲

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也。相視，釋師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

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

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網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

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為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辨王周王故詳之，言謂及

王也說文云綱網絃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綱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
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也以前
為政有舉大綱故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早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章四句至于千祿焉正義曰作早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

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

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

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

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

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

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

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

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

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後者故特考其名

府部校 主 充 十六之三 林重校 六 劉景福刊

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

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

王季以太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

文見其盛於牲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

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

已得周祿是叙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

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千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王也說文云綱網絃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綱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
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也以前
為政有舉大綱故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早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章四句至于千祿焉正義曰作早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

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

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

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

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

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

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

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

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

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後者故特考其名

府部校 主 充 十六之三 林重校 六 劉景福刊

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

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

王季以太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

文見其盛於牲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

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

已得周祿是叙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

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千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

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下王季以自樂易之德... 疏 為想彼至豈也。毛以

致山數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 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早山至來多

○正義曰。以早文連麓。麓為山足。故知早為山名。其麓是山... 掌之與山。實連。取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

人欲買。藉不謂。寵下自有黃土。問買。取不謂山中自有。藉... 乃云。夫早麓之榛。枯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枯。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 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樂易之者。以

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

受祖。祖文未見。故辨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 德教。是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

也。瑟彼玉瓊。黃流在中。玉瓊。圭瓊也。黃金所以飾。流... 瓊箋云。瑟。繫。繫。貌。黃流。相。也。圭瓊。之。狀。以。圭。為。玉。黃。金。為

受此賜。瑟。所。二。反。又。作。瑟。黃。金。所。以。流。也。一。本。作。黃。金... 所以為飾。流。也。是後。所。加。相。音。巨。黑。黍。道。也。教。亮。反。以

福祿攸降。如字。戶江反。注同。疏 瑟。欲。至。攸。降。毛... 芬香調暢。故謂之。瑟。也。勻。上。灼。反。或。作。杓。豈。弟。君子

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以有功德之
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繁鮮者乃彼圭玉之璜而以黃
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和也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
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
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璜即是福祿下也。與以黃
金謂之酒為異也。傳玉璜至圭璜。正義曰璜者器名
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辨謂之玉璜據成器謂之圭璜
故云玉璜圭璜也璜者盛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前鼻口
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又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也若南
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也則以在
圭璜其心以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
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至為王
者之後至六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伯子思
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終伯於西受
圭璜和也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也周召
分既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當如此叢之言以王季
為東西六伯故以九命言之也。後漢書至北賜。正義曰
以瑟為玉之狀故云繁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也帶如瑟
紋或當然江漢曰董爾圭璜和也一自是賜圭璜必以和也

二一系十九之三

八

隨之故知黃流也。和也。傳以黃流為黃金流也。蓋直以和
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也。故謂之和也。草名鬱金則黃如
金色酒在器流載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甲當謂
在璜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璜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以此故具言圭璜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
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璜之形如此者以文。蓋古人云
大璋中璋九寸。小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
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璜故說璜之狀以璋狀言
之。知三璋如玉璜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璜以祀
宗廟。五不說璜。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凡春官典
瑞注引漢禮璜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璜
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
諸侯蓋七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
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蓋下見孔叢之言。其言帝乙之
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講亦然。尚書西伯既終。注云。文王為雍
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為雍州牧。故楚律。天問云。
伯昌兮。夏。秉鞭作牧。工。逸云。又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
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

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賈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璜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合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踰侯子所踰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踰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類加九賜別九賜者合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鈞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鈞陛以安其軀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厚內不游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疆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為**

飛矣天魚躍于淵

言上下察也箋云為鳥之類鳥之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為悅宣反。 **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 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游勉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身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酒既載駢牡既備

言年豐畜碩也箋云駢載謂已在此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昇人變之謂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擇牲故宰一者。動息營反字林火營友畜香又反。 **疏** 大下王季既成民事乃得福也箋云介助於大也。身。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言禮

大下王季

豈弟君子

遐不作

以神事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壯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者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博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以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蓋物多矣獨空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經清酒地諸爵與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合則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並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禘禘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二月次為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齊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禘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釋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

正義曰

詩九

十

伯

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瑟彼柞棫民所

燎矣。瑟衆貌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燎燎除其旁

燎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故火也字林同燎力召反與談文作

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勞來也言佑助。勞力報反。

疏。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

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燎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

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莫莫施施猶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故本

執反字又作藟同施以。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箋云

言脩先和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

早

蕭也乃施於木之條故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既依緣先
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
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
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福下祿焉
筮葛也而至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
葛葛延蔓為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
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
回者是下違先祖之道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
側皆反本作齊齋莊也下同○

疏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
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由然而然也經四章首
章言大在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首
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
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
知之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如之賢亦生
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

見其歎美之深錄
之以為後法目。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
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

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
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
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

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

音眉行下孟反見賢遍石大如嗣徽音則百子也箋云徽美
文王之妃之大如十子衆母則宜百子也

至斯男口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

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為京師三室

音思賢不妬進教眾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

行純備故生聖子具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

為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六宣二年
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思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異
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

師改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躋為王
故以京師言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同京相對
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太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
其配大王之禮也德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
過也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
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太姜言周大任言京
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
會晉侯齊侯於温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温言小諸
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特也大姒
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
之意以六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
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
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
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
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
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
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邲於富振之言
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
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
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霍
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
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
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
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詩疏一之三

林重校

十二

張祐

神罔時恫 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
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
無有凶禍○恫音通恫音凶本又作凶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
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

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
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

毛牙嫁反鄭魚馘反適
丁歷反勗許玉反下同

疏 惠于至家邦○毛以為文王以
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
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

其行助之又能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
行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之化又以為法
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從眾
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群公言其諒訪大臣順而行
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
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
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
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
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宗族邦是其聖之事
也。傳宗公至桐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彛中庸云陳其
宗器皆宗廟為宗又下頌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
宗神也桐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釋
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
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
神者聰明王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
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
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
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

寺九十六之三

十三

撰

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
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大而謀於
南宮誦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
柔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桐彼正論文王之事先
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
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箋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
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
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注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
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商妻唯一故言寡
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續為迓訓
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
義曰以上言大叙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
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
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
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
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
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弟
弟為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
極也引書乃寡兄最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
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有御宜為治也

肅肅在廟 雖離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官謂辟離官也群
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

得禮之宜。辟必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以顯臨
反下同離於容反 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

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
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考亦得居於位言

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 **肆戎疾**
反射藝於於艷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獸也非

不殄烈假不瑕 肆故今也我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
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大病害人者不絕之

而自絕也鄭厲假之行不己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
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瑕

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 **疏** 雖至不瑕
王之德行雖離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

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
府寄校 寺充十六之三 林重校 十四 左其兩

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
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

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
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為此
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總結此二事言

文王布行善政群臣化之皆善其群臣雖離然尚和順者乃
助養老而在辟離官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

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
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離

其群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
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

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離其德如此天下樂其
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焉厲惡

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
箋云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以二句皆有二亦其

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
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

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
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平月堂

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天故宮謂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辟廱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攝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群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文王以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顯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德安射，射也。箋臨視至高，大言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倍所以令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倍所以令

府寄校

詩疏下之三

十五

余文貴

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輩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彖辭。傳肆故至澁大。正義曰：肆故今我大烈業，假大皆釋詁之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厲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假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癩，癩病也。是厲，假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癩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後不瑕與肆戎疾，不珍相配，故知厲，假亦是病人之事。珍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疾之行，者不己之，而自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惡。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箋云：八用待行禮，乃變也。

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礼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統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口傳造為正義曰釋言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發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也有所造為進於善也口箋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於此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此為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特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出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釋言身無釋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釋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

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二十六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

字美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

也世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疏皇矣八章章十一句至文王

況下世世當王同疏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

天也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出也

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

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

不無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

言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

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

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

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出也脩德也五章以下

皆說文王之德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文祖文不次者本

意主美文王伐殷故先言之欲見出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

下復言文王所以甲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出也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繼以上

公刻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

據文王而言言出也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

出也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

至文王上貴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

以孤聖獨與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

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出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

心美其出也將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出也脩德莫

若文王則其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膺其式鄭乃眷

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錫

魯卜四妃豫知緩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章上出而此詩所

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

但其在聖君城由愚王應使周因故誕效睿聖應使殷滅故

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真運天非既生之後方

始應釋此故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

去惡與善歸美
文王以為出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
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
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

東民之定謂維此一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爰度
二國設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也
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

密也阮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

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

政政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

戶雖反下丈長夏并注同長張文反篇內皆同其音恭下同

行下
孟反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者者也廓夫也增其用大位行大政頭頭西土也宅居也箋

二公者老也天頌假此一國養之至老猶不更改增其用為

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

意當在文正所○者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卷

本又作勝又作券並音卷同假
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
疏皇矣至此維與宅○毛

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

事知躬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

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心

為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維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

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紂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

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

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也以此之故在

上之天於是疾惡比紂紂之不得民心也又增其用大位行
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
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文王之所使之為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
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
紂桀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
彼密阮祖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
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
異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增其
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
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
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
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

者以為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
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
既喪毀桀亦亡夏共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中伯
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則彼當為善故
言彼彼有道德也紂紂身為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
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話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
也紂紂身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
與之謀為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
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入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
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
之初惡文王未興也天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
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
以憎之以此可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
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
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
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
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與亡國不再王
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祀則

詩疏卷之四

林重校

三

余聖刊

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
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以為夏
後則何所察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
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
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
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上章云以伐崇癘不言崇罪
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
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話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
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
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
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話文殷
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
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
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
復為天子也書叙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
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雖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
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
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
箋以為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
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

故恥之謀焉。傳者惡至宅居。○王義曰：若者老也。人惡已之老，故者為惡也。王肅云：惡禁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禁紂言以禁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禁，雖文可兼之意不惡禁也。廓大，詳詰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而嚮而顧，故知西上謂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者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已，是惡故者不為惡禮，推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間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親約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特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多方及此箋以為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假紂以為文王須暇之者，文武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戊二國並言須暇者，亦雀命云：崇孽首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

府舒校

詩疏卷之四

四

余聖刊

以言作之屏之其菑田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

樹啓之辟之其樞其据攘之剔之其櫟其柘立

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樹，柳也。樞，河柳也。櫟，山桑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

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須反，除也。菑本又作留，則吏反，又音縑。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

云：木自斃，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殫，云：因也。因高墳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樹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

反。聖，勅丁反。据，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髣，又作髡。同。櫟，烏籠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藪，必世

反。師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柘。栗，積去，埋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必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徒就文

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昆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代，昆夷以應之。○串，古

患反。一本作憲，或云鄭音患，混音昆，春在昔反。詩本皆作春。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春為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同。

天之歆配受命既固

配也箋云天既顯文王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

命之道也堅固也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顯文王而與之居

多斃其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斃木其為

啓拓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斃木其為斃木其為

之者其為斃木其為斃木其為斃木其為斃木其為斃木其為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顯之者以

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顯而就之又為生

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

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

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須率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

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

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具也必

開拓使廣故言啓之辟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探除翦剔故言

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唯串夷載路為異以天意

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

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

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斃

斃者斃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斃斃死也郭璞曰斃樹蔭斃

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地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斃

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斃故曰斃也爾雅直云

斃者傳以其非入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

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木叢生樹而樞河柳樞積聚山桑皆釋

正德十二年 寺充十一之四 五 劉立刊

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云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其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
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无他義也。傳配媿。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媿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媿也是為妻之配夫意与郑合。箋云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而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為生賢妃謂大妣也天為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允直也
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国之風雨使其山柞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并反接蒲具反允徒外反易以歧反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下施易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云作為也天為邦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

正德二十二年

大寺充十六之四

六

刻立刊

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允善於

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謙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

反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

祿至於覆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有天下。和其国之風雨善其国内之山使山之深乃

之木柞械然其葉茂盛松柏之樹允然而材著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

又為之與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

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

周君稱其諫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

王季受此福祿死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郑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太伯之

功美始使之諫事顯著言其善於為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諫功備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无復有

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允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受帝社施于孫子

箋云帝天也社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社音耻

疏

維此

子○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賞善刑惡有為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編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社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為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為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貽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蓋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能施之善耳心能施

詩經卷之四

八王季亮

而無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此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此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社以結之帝社即此授以九德而延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新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社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謹誨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也類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社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二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辭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慈和至日止。○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此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此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此方他人故服虔預傳為說此以王季此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君擇善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魏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備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為匹。○正義曰箋以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比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此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其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

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無是畔道無是接取無是貪羨

所寄校 詩疏十六之四 林宣校 九 朱監

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雲反畔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且反按蒲未反下同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有

字或作跋扈音戶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有 家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王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又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 徂師按止也 按

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賜按安且反本又作漫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祐音戶鄉本又作嚮許 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福流亮反下同 疏 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

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志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

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不
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其邑杭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
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群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
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
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祐福以遂於
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與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
福也民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
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
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
欲羨者苟貪令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
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
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距我大
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祖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
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
群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
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
怒而出兵先往伐祖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
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无是者以畔是違道接是引取義
異故分之為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為貪下論征伐
則接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立云重厓曰岸岸是高
府寄校

詩疏十六之四

林重校

十

吳佛生

地故以喻高位。箋叛接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
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
接猶跋扈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
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嶽相對
是岸為訟也跋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貪欲
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
彼之曲直猶人爭財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
德美者當先平微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
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
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
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
王者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
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作語
若為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作語
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天謂文王必責誰
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
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
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侵共。正義曰以
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
是也。毛以祖為住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土為

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
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言
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祖旅則是祖國師衆故以阮祖共
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
之黨而言。侵阮祖共。非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
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祖共。則侵阮祖共。即是密須拒周
之狀。故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
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
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祖共文王伐密
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阮祖共文王伐密
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
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
皇甫謚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
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
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
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
據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兵而
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
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祖共三國。孔

詩師之四

十一

陸記青

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
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
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祖為往。鄭必以為皆
國名者。正以下言祖旅。祖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
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敗亡安可
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國也。
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
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繼統
采薇。稱繼統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
甫謚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
詁文。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
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
本及集註。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
言祖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
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也。則亦止其往。阮共
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往旅也。則亦止其往。阮共
其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祖旅之寇。侵阮
祖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祖共。此曰
祖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
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釋文。

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上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嚮已舉兵所以答之謂吞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

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

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徒都於豐○鮮疏依其至之王○毛以為上既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

府寄於
詩疏卷之四
十一
陸記青

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飲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泝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其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政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陸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

丘曰絕高為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共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為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當之非為密須真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止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

府舒校

詩疏卷四

林重校

三

余富刊

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爓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身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帝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必和協文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

帝侯虎偪紂為无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及又音侯
反按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幢幢陣也
墉音容梯。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為天帝告語此文王曰
他分反。疏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
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
長大以有變華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
自識不由孝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
之而使伐崇天帝言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
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徃伐彼崇城言天意
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為天帝告語文王曰
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
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
其為人不知識古事不孝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
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
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罔覩其
為暴乱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罔相
率與之而徃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
毓云不大声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
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

合。卷十六之四

十四

長幼一行也。箋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
作色忿人長大恣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
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
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謂色取仁而行遠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謂為諸侯之長向以身居尊位无所畏憚變乱正法也崇侯
與文王俱為討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无此行則崇
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
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
此按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
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
毓石父導王為非崇侯虎偪紂為无道變乱典刑者也而孫
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
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
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
梯以攻宋蓋此之民也臨者在上信下之名衝者徒傍衝突
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并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衝
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二公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
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

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
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甲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為道
我應文住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是類是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悔閑閑動也

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

於內曰類於野曰馘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為之立

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變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

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從速也

類也馘也師祭也無悔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也

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許並同馘占獲反字又作職字林截

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懶馮馬

家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群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

葛臨衝第第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四方以無拂第第疆盛也仇仇猶言言也肆疾也忍戒

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危也言無復危矣文王者二第音

弗仇魚乙反肆詩云無也說文作仇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遠

也刺七亦反危九委疏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

反矣也復扶又反疏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

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

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

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敵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

於此行非直吊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

類祭至所征之祀於是為焉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
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
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
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第第然
疆盛崇城仇仇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注於是
容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
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
以臨衝攻城言言仇仇為將壞之貌伐為擊刺肆為犯突為
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
皆驚之而往故為動聲言言是城之狀故為高大傳唯云言
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
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
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也。詰
文收所釋言文王肅云聽嚮任左故令服者殺而馘其左耳

耳曰馮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馮於所征之地言是馮師祭也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馮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馮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猶內曰類者以馮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馮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馮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連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為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臺周者○正義曰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言皆是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

府舒校

詩疏十六至四

張祐

擊是舉我之容故猶擊擊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為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以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敵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馮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悔故也○傳第弟至忽滅○正義曰此第弟亦宜猶上閑閑而云疆盛者以第弟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肅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故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證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言。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以言周
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
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德是以
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又知天命之
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
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辭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
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箋作為王三起。正
義曰。作為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
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
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丹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
而文王得起。是丹因生君在太伯之時也。箋云。親至光大
。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義。是因得為
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是明大故
為大王。爾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
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
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非言善於宗族
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
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
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德不顯。由王季能
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然。故

正德十二年 寺克十六之四

七

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為與義而之。即
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
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為王季之美。言其能
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
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深賢太伯。恨
世人不知。非是幸。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
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奮大。正
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
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曰。度。能制義。

也。箋云。德正應和。曰。類。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駱本作。類。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三。莫。定。也。施。始。岐。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順。釋。善。而。從。

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親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王。如。字。徐。子。况。反。比。必。里。反。徧。音。遍。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无。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其。德。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配。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虫焉

民者實也其見仁道遵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禋象察氣之妖

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

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無知貌字林云幽

也又云定反禋子鳩反陰陽氣相侵。附靈臺五章章四句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至昆虫焉。正義

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虫焉以文王德及昆虫民歸附之故

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

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

附舒拔。八詩疏十六之五。林希稜。余富刊

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注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

事亦有祈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虫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園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鹿麋獸也白鳥鳥也昆虫者王制注云

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虫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虫

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替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物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國主以養獸故先言之

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幾明者至備故。正義曰民

者其也孝經援伸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遵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

禋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一曰禋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閏六曰曹七曰彌八曰叙九曰濟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輝謂

日光氣也禋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閏日月也曹謂

謂日月曹曹無光也叙者雲有次叙如山在上也文一兩鑄

謂曰秀氣刺日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齊虹也想像雜氣日
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與天之異氣視視之官當在靈臺之
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輝而惟言侵象者舉其初二事餘
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
獨引視視之事者以視視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
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
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戊崇作靈臺
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戊崇作靈臺
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昔唐虞五年左傳文
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
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
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
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
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翹者天子之學圓
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
雍者取其辟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二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蒿取
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

月舒衣 八詩疏十六之二 林宣校 余富一刊

離諸侯有觀臺亦在朝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
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園曰靈
園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
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
則大學即辟離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離同義之蓋
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園有靈沼有辟離其如
是也則辟離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沼也同言靈於臺
下爲園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北郊王者相變
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著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朝則遠矣
正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離同
處辟離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
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離仍在郊何則周沼魚鳥所
萃終不可在國中而辟離與大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
離不移者以辟離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離與大學爲
一故互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離小學亦可矣周立三
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離矣若然皆
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泮宮

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離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離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離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離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離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離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摠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表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

所舒校

詩疏十六之五

林重校

三

施永貞刊

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人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序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離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離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之觀也辟離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也

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之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引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挾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雍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雍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及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職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府舒校
詩疏去之五
林重校
四
施永夏刊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人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經始靈臺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神之精明者稱靈臺

也攻作也不自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



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
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也既庶其處乃經理之管也
其位既定於天下眾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
而已成之民抗其德自勸其事見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
成。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
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
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故作謂無只築作之
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誠為之也。傳神之
至以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
天命始度靈臺之基址也管表其位謂以繩墨立表以度其
位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
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
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
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靈臺是也
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
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傳十五年左傳云素伯獲晉
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
北鄆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前次為靈臺於藉
圃言為則是新造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度若靈臺之

詩十六之五

五

基址非有急成之意眾民各以子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成以事而來功之。西居力反。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囿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鹿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此鹿所游伏
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疏。傳囿所以至於囿
鹿音憂鹿也。頰刃反。夷昌慮反。疏。傳囿所以至於囿

十八年象鹿囿昭九年蔡邕囿則囿者禁穡為界域而禽獸
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
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其大

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異宣王曰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之囿則以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

不止七十里故官為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
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則以因臺為名矣
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鹿鹿鹿
為鹿也。鹿鹿濯濯白鳥翯翯高

鹿鹿濯濯白鳥翯翯高

濯濯娛遊中翯高肥澤

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
澤曰高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

疏傳

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物音乃躍羊畧反跳走

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者

曰虞橫者曰拘業大版也樅宗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虞也

拘也所以懸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王立靈臺而和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

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虞音巨樅徐七凶

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鼓鏞音容於音鳥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

下同辟音壁注同植恃疏虞業至辟靡○毛以為文王既職反拘旬尹反縣音玄

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虞橫者之拘上加版而捷

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鍾使人

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

釋器云木謂之虞孫炎曰虞拍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為虞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

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拘拘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拘刻板捷業如鋸

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聲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此樅亦文

承虞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鞀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

大鍾注亦云大鼓謂之賁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鏞也水旋丘如壁者壁體

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

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箋論之至之至○

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拘虞植橫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鍾鼓也以經有鍾鼓故特

言之其磬鐃亦有拘虞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

府部校
詩疏十六之五
林重校
六
楊俊

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已德觀其寔凡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
辟離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
政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離於論鼓鍾於
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樂辟離鼉鼓逢逢矇矇奏公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矇矇

曰矇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矇矇為之。鼉徒河反沈又音禮
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
薄紅反卑蒼云鼓聲也字作鋒徐音豐矇音蒙矇依字作
蘇口反亦作矇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矇

傳鼉魚至公事。正義曰日月令季無珠子也昨莫侯反

夏命漁師茂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

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
足長丈餘生如大如鵝如甲如鎧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

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
而云逢逢故知為和也矇矇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

等級矇者言其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矇子而無見曰矇即
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矇子則矇當無故云無矇子曰矇其矇

亦有矇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矇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矇謂
之矇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有月而無矇子謂之矇亦與此

府舒校

詩疏一六之五 林重校 七 吳原清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

功焉。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

其孝思繼嗣祖孝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

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太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

云繼文者作者以周京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士見
積德之深者其寔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太王王季雖脩
德創業為後世所繼而未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
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也大意
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為亞前之辭武王之

受天命曰魚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箋云下猶

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

李王文稍就盛也。○哲張列反本又作哲又作詰皆同知音

同智下傳武繼。正義曰釋詁文。○箋下猶至就盛。○正

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

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

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三后在天王配

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三后在天王配

于京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

也。○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已箋此三后至錫京。○正義曰曲禮下云

遐已也。上已者若嚳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故以天

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錫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錫京也。王

配于京世德作求箋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

成其疏箋作為至大功。○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求終釋詁

大功疏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

府舒校詩疏六之五林重校吳原清

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

故云終成其大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

言我也命

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

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

無信不立。○成王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

又于况反此為如字疏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

以命為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

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曰自所言故

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之

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後始

得耳。以民無信不立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式法也箋云

故引論語以證之

天下以孚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

法勤行之

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

孫以順祖考為孝

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

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永言孝

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至嗣

服。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嘆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嘆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為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與嗣服相連也。箋云：茲此來也。王浩

詩既五五 林重校 九

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於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

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戶，下同。

疏 昭茲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傳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建，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茲此至成之。

○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祜，福至之言。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為天下所樂如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疏 受天之祜，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 以為民欲土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疏 以為民欲土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 以為民欲土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疏 以為民欲土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 以為民欲土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祐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叙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契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繼伐者文王伐**疏**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

崇而武王伐紂**疏**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

詩既下之五

林重校

十

王浩

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地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繼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繼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徙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為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父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末且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

之章次也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

成箋云通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

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

盛○通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

作問文王丕哉君之道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

至丞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

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太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

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太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

其太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

信得人君之道哉○箋通述至益盛○正義曰通述釋言文

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問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

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王季也聲聞則長

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太王王季

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

而增廣之耳○傳丕君○正義曰釋詁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厥寄校詩疏上卷之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文

王丕哉疏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

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

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所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

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

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

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築城伊

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減成溝也匹配

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循不

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

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

其業也○減況域反成間有減字又作血韓詩云血深池亟

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慾音欲本亦王后丕哉后君也箋

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鳩反行下孟反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

王后者非其盛疏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

事不以義論

陸記青

維如一成之域或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域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纓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欲而廣比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為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或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或溝是忽名故云或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或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申傳或為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或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為或此或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或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太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述勤孝雅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為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府節校

詩疏卷之五

林重校

十一

余即刊

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為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城九里之城七十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則與之同然則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以見二途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云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盜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涉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或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

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

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衣

翰戶旦反王后丞哉疏王公至姑哉○正義曰既言樂

徐音寒

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為之楨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是也后誠得人若之道哉○傳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自為大也上言通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為法故為之幹者

正其政教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定其法度

辟 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

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辟音壁注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芳劍反**皇王丞**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皇王丞**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

哉 者武王之事又益大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

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為天下

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之君而施化焉此大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

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

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維納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為

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

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

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并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

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

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入異而辭變故知為武王之事故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

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

詩疏卷之五 林重校 十三 余即刊

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離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

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丞哉

疏

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為

由也既言辟離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離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離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考十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箋云考

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丞哉

疏

考卜至丞

挈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武王丞哉

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

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虜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

曆寄校 言疏其之五 二四 章福

本集註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

言武王丞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

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邑章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

水猶以其潤澤生章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手孫謂使之也

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邑音起詒

哉

疏

豐水至丞

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

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芑為已事况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

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傳燕安

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猶至業基○正義曰詒遺即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

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曰子孫必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
信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
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德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
為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譏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
臣云其父敬禮之人其肯曰我上而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以安彼後證真為敬彼言
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不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